

# 大涼山風雲錄(四)

## 傳奇人物鄧秀廷

### ● 趙 開 禮

#### 進剿岔河蔡三老虎

住在岔河的黑彝蔡三老虎彝支，倚仗住地險峻，經常裹脅奴娃搶劫肇事，漢人痛恨。前些年，劉文輝曾令會理軍隊蘇海澄、蘇紹章部就近進剿，均失敗。後又有一〇四師李家鈺部隊進兵，不諳彝情，損失不少人槍撤退。

一九三五年紅軍過境時，由三軍團組織了一支游擊隊，在隊長毛玉山及劉政委率領下，五月十九日拂曉到達錦川時，與主力紅軍分手向岔河方向前進，上午到達老碾，即派人給蔡家送去一封信用，宣傳紅軍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說明紅軍此行來意，希望蔡家到岔河街與紅軍協商。游擊隊五月二十日到達岔河街附近的大荒田等候。游擊隊剛到大荒田，即被蔡家豢養的楊師爺獲悉，令人飛報蔡三老虎，說紅軍已到，有一百多條人槍。蔡三老虎接信後，一面派兩個娃子給紅軍送來回信，大意說信已收到，你們的意思我們也知道，只是國民黨說你們殺人放火，我們害怕，既然你們有誠意，就不要帶槍，由主要人到豬圈門來談判。一面暗暗糾集人馬，繞道潛行至大荒田將

游擊隊包圍，一切布置停當，方與游擊隊見面。毛玉山隊長為表示誠意，不使彝人懷疑，僅帶一名通訊員同行，到距游擊隊住地數十米外的後山坡一間屋子裏與彝人會面。開始氣氛比較和諧，按照彝家風俗，殺雞吃血酒。下午，蔡三老虎提出要紅軍交槍，遭到紅軍代表拒絕，陷入僵局。蔡三老虎一翻臉，命令彝兵將紅軍代表看押起來，一面命人去向尚不知情的紅軍游擊隊花言巧語，領到距大荒田五里外的老岔河街的三戶農民家住下，控制起來。五月廿一日，談判繼續進行，蔡家軟硬兼施，要盡手腕，隊長在交槍問題上寸步不讓。蔡三老虎即將隊長拖到村頭一棵樹下，想威逼就範。隊長見勢頭不妙，暗示通訊員尋機走脫速去部隊駐地報信。通訊員至途中，蔡三老虎指揮的數百彝人武裝從四面吆喝着向游擊隊撲來。號子聲，吆喝聲震天嘈雜，步步緊逼，開始搶槍。游擊隊嚴格執行命令，未還一槍。彝人們蜂湧而上，將游擊隊槍全部搶去。在彝人搶槍時，游擊隊員有的當場犧牲；有的躲入叢林又繞道逃出追上紅軍；有的被蔡家俘虜，轉賣去深山為奴；極少數流落漢區，又遭地主武裝殺害。隊長

和政委被蔡三老虎押到會理就義此後蔡家更加兇殘，燒殺搶擄，為所欲為。一九四〇年春，劉文輝以西康省政府主席、廿四軍軍長名義，命令以鄧秀廷的靖邊部為主力，向岔河蔡三老虎彝支住地進兵。劉文輝的秘書長杜履謙放出風去，讓蔡家有所準備，使鄧不能輕易取勝。

鄧受命即進行準備。農曆三月，從冕寧縣城赴滬沽途中，經馬房溝（今巨龍鎮）時，當地士紳、民衆和附近文蔚小學結隊歡迎，設宴于小學校招待。校長李朝茂（中共地下黨員）集合學生，請鄧講話，鄧亦不大推辭，向學生們說，現在是抗日戰爭時間，全國人民都要一致抗日，你們還小，要好好讀書，多學些本事，將來長大才出息。講畢從衣兜裏掏出一疊鈔票，數了一下，遞給校長說，我捐贈一百元（法幣）給學校，你們拿去買些書給學生看。校長接受了這捐款，到西昌宇宙書店選購了《抗戰言論集》、《論持久戰》等書籍百多冊，供學生學習用。

農曆四月，鄧秀廷集結漢彝官兵二千多人，從西昌出發，于端午節前到達錦川，後又推進至馬鞍山，即按兵不動。暗派波施拉普（漢姓沈）

，衣伙拉和（漢名何玉發）兩連弁兵，以打獵為名，出入溝壑密菁，偵察敵情。七月九日，鄧帶兩個連先到岔河，隨即命令駐馬鞍山主力部隊限次日上午九點全部趕到岔河待命。部隊準時趕到，鄧立即兵分兩路，一路從小水井——韓家坪子——田家灣取豬欄門；另一路沿着去蔡家大道直攻倒懸梁子，部隊很順利地進到目的地，遠眺蔡家住地懸崖峭壁，周圍碉堡密布，戒備森嚴。

三天以後，正面發起總攻、打豬欄門，此處地形險要，易守難攻。蔡家只顧正面防守，認為後面懸崖絕壁，萬無一失。那知鄧早已派波施拉普、衣伙拉和兩連敢死隊攀藤附葛繞至後面，以烟火為號，上下夾攻，槍炮齊發，值冰雹暴雨驟下，鄧兵突然出現在洞前，只抓得一個烟鬼師爺及幾個彝人，蔡三老虎等主要頭目早已遁去。鄧部跟踪至黑坪子，戰火激烈時，蔡家又派人在山頭喊話，請求允許投誠。團長鄧德松信以為真，攻擊緩了下來，向鄧秀廷報告。就在這時蔡三老虎和么老虎又跑了。鄧自知上當，十分嘆惜。自如此次是軍長命令，與師動衆，面前蔡家如此狡猾，後面有部隊監視，罪魁跑了，如何交賬，悶悶不樂。

事有湊巧，就在這時，營長鄧天朗來報，烟館裏有個叫陳元洪的漢人，自稱和蔡金萬、蔡銀萬很熟，可以勸他們來投誠。鄧立即叫將姓陳的請到司令部來盛情招待，給予重賞。數日後，發給一面寫有「靖邊部投誠旗」字樣的白旗，令營長羅拉哈帶了幾個兵和陳一道去勸降。陳等見了蔡金萬，說了很多鄧秀廷的好處，最後說，我過

去也搶過人，鄧司令官問都不問，你去了，司令官不但不問，還要給你官當……。隔了四五天，蔡金萬舉起白旗，來見鄧秀廷，鄧委蔡金萬為營長，蔡金萬高興極了。鄧又叫他勸蔡銀萬也來降。蔡銀萬很是懷疑，經不起陳元洪一再慫恿，羅拉哈也百般勸說，我也是彝人，誰都知道我過去搶過人，我們靖邊部過去搶過人的多得很，投了誠就沒事，司令官殺過哪個！蔡銀萬才勉強相信，同蔡金萬一起，到岔河司令部來。

蔡金萬，蔡銀萬到來，鄧立即與屯委會派駐鄧部的顧問張肇南密商，先軟禁起來，看看情況再說。當地羣衆聽說已抓到蔡家人，紛紛控告，兩三天內，狀紙達數百件。蔡家弟兄自覺不妙，質問鄧秀廷。你把我們騙來要幹什麼？鄧說控告你們的狀紙這麼多，我們作不了主，還是報告上峯決定。得西昌行轅、廿四軍西昌行營、屯墾委員會批示，將兩人就地正法。臨刑時，兩人破口大罵。鄧說老子當兵打仗幾十年，說黃話就這一回。將兩人槍殺。因得知杜履謙暗做手脚，匆匆回昌。西昌《建寧報》九月三十日報導：

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鄧文富氏，此次奉命進剿為害西會大道之逆夷蔡三老虎，自進兵以來，迄今三月有餘。先後攻破蔡匪老巢，擊殺逆匪為惡之匪衆，槍斃助紂為虐之羽翼，蕩平不服政令之夷支，使殘匪心驚胆慄。此惡貫滿盈的蔡長林、蔡長發、劉呷呷等，已成囊中之鱉，就擒可期。鄧氏近以返建向上峯述職，并兼願督修東西公路，已于二十五日由岔河行營首途返建，沿途各鄉鎮民衆士紳，均熱烈迎送，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到

達建城，全市各界機關、法團、士紳、學校、部隊均整隊前往西郊歡迎。二十四軍行營楊副師長、四一一旅劉旅長、屯委會金處長、縣府章秘書等均親往歡迎。鄧氏自瑤山橋偕劉旅長步行而來，精神奕奕，到達外西歡迎處，稍事休息，與歡迎各代表閑談約十分鐘，始乘馬返邸。民衆沿途燃放鞭炮，夾道歡迎，盛況空前。聞蔡匪劉匪殘衆數百人刻已竄因黃柏菁，靖邊部精兵××連正加緊堵擊。鄧部凱旋時，沿途各地均送有德政旗十餘面。

這次進兵蔡三老虎彝支，燒毀彝民住房多處，清出被擄漢奴二、三百人，生俘蔡家彝民上千人，部分由帶兵官就地出賣，部分帶回甘相營攤派各家黑彝出銀購買，有的安插在「四十八甲」境內。臨撤兵時，還埋些豬、狗尸體在彝家住地，示為不祥之地，讓彝民永遠不得回歸故土。

### 聯絡士紳孤立敵人

劉文輝主持康政初期，原打算切實掌握鄧秀廷這部分武裝力量，以加強對壩屬的統治，順利實施「德化、同化、進化政策」（簡稱「三化政策」），同蔣中央分庭抗禮，殊知在築路與剿匪問題上，鄧竟站在行轅一邊，劉大失所望，拂袖而去。杜履謙察言觀色，秉承劉文輝示意對鄧部採取限制、利用辦法。軍事方面，在鄧秀廷力量達不到的地方委任冷邦正、嶺光電、諸葛世槐、楊珍權、李幼軒、王濟民等十二人為特種保安大隊長，金安仁等為彝務指揮；政治方面，分設映田、北山、天台等二十四個政治指導區，管理當地

行政。杜履謙還按上司意圖，進一步利用會議講話、指示、走訪等多種形式，直接間接，對鄧加以控制。如說「要樹立政府威信，不要樹立個人威信」，要鄧「只能對省政府、二十四軍、屯委會發生上下級關係」；「地方事務，自有縣、局、區去管理，不要干預（指寧東設治局）」；對彝務問題「鄧只能奉命行事，維護治安，不能自由行動」等等，以削弱和動搖鄧的統治地位。最使鄧惱火的杜履謙為籠絡彝人，壯大自己實力，允許曾被鄧秀廷征討或驅走的黑彝家支遷回原地，致冤家糾紛再起，社會不安。這些，鄧了如指掌，總擔心自己後院起火。故出兵岔河，未俘得蔡三老虎等，一以督修公路為由，匆匆回昌。

杜履謙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鄧在西昌休整了一個月，又以軍長之名，催鄧繼續出兵會理東區黃柏善追剿蔡三老虎、劉呷呷等。命令下達後，杜履謙即去雅安向劉文輝獻計，乘鄧與蔡家打得難解難分之際，調兵截斷其歸路，逼其無路可退，逃往雲南。回昌後即與寧屬保安司令唐福珠、二十四軍駐昌團長張青岩、二十四軍西昌行營上校副官長張懷猷密商，以相機增援為名，將保安隊、張團及殷海亭的袍哥隊伍，布在馬道至德昌一線，堵住鄧的歸路。同時暗示會理縣長聶泗滯滯軍糧，以渙散鄧部軍心。

鄧按命令，率兵至會理東區黃柏善、太平場一帶，初戰擊斃劉呷呷等，正要展開攻勢，甘相營來人告急說，屯委會的普（雄）昭（黨）彝務指揮金安仁（滿族）和彝務大隊長瓦札拉職帶領

人馬已打到兩河口，快到甘相營了。鄧一驚，兩眼冒火，悶不做聲，旋即命令：「撤！」帶領身邊部隊，馬不停蹄，連夜回奔。路上又命令部隊：「不管是哪家人馬，遇着阻攔就打！」劉文輝獲悉，又怕事態擴大，不好收拾，急電二十四軍西昌行營：「對鄧家這支隊伍，既要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但不能消滅它，適可而止，不能阻攔」。保安隊、張團，也知此情此景，不是鄧家對手，自行溜開。鄧暢通無阻，在麻栗寨權宿一夜，次日黎明，聞殷海亭的袍哥隊伍尚在馬道一帶活動，從崔家營附近橫渡安寧河，繞過西昌，直抵滬沽。甘相營來人報告說，屯委員的人馬，只到瓦斯洛，現已經退走了。一場虛驚過去，對杜履謙懷恨在心。

為何屯委會的杜履謙要乘鄧出兵會理東區之際，令金安仁和瓦札拉職的彝漢官兵襲擊鄧的後方？導火線是鄧部團長羅阿牛。

鄧出兵岔河時，留羅阿牛駐守甘相營，見別人擄得「財高」歸來，羅表面服從，心實不滿。住在寧東設治局三崗區境內的保米家分為四支，其中以大黑彝保米樂果最出名，因對鄧家作為不滿，凡遇被鄧家驅趕過境彝人，表示同情，願意留下者，均予接待或安插，鄧因此不滿。暗中選中保米家沙染支黑彝保米尼鐵就近相機暗殺，許以事成後籌謝若干銀兩和槍支。保米尼鐵雖應允，無能為力，又不敢違抗鄧家命令，於是暗請羅阿牛幫忙。羅正為兩次出兵未讓自己參加擄得浮財，遂一口答應，帶隊向三崗區保米樂果住地進兵，乘勢在附近一帶搶掠。保米樂果逃去，

老婆孩子被俘。請羅部營長保米瓦鐵（又是羅阿牛的女婿）出面調停，將老婆孩子保出後，仍交還給保米樂果，鄧家不同意；交給鄧家，保米家和駐昭覺彝務大隊長瓦札拉職不答應。爭執中，羅阿牛又乘機從三崗出發，向昭覺附近的必蜀阿助家彝支襲擊（今四開鄉、波洛鄉境），燒殺搶掠，阿助家彝人逃到昭覺，向瓦札拉職訴苦。屯委會正為不久前解決昭覺八且家殺死竹核馬家五名過境（擬到屯委會學習）青年一事傷透腦筋。瓦札拉職氣極，用彝話發號施令：「凡是恨鄧家的人，願意打仗的都來！」消息傳出，附近昭覺、三崗、四開一帶彝人，自帶槍彈和乾糧到三崗集中，屯委會除派金安仁的彝務指揮部參加外，還派二十四軍一部配重機槍一挺、六〇炮一門，輕機槍三挺助戰。雙方對峙許久，後因羅阿牛的人馬首先開槍，瓦札拉職率部還擊，乘勢猛衝，羅阿牛不支，轉身逃跑，瓦札拉職的彝兵窮追不捨，擊斃羅身邊弁兵吉克達巴，奪得羅阿牛團長印璽，羅險些被俘，落荒而逃，幸有保米瓦鐵一個排保護，邊打邊退，致瓦斯洛（現瓦哈鄉境）。

七八天後，瓦札拉職上到馬姑梁子，本無意再戰。因人多嘈雜，又無統一號令，不知誰向瓦斯洛羅阿牛住地開槍，於是雙方又戰，互不相讓，從下午四點左右打到傍晚，羅阿牛敗退至米市，瓦札拉職追到米市，羅阿牛逃向甘相營。雙方械鬥中，羅團作戰勇敢的羅洪埃茲等四個黑彝和兩個白彝被俘去。這時彝人中傳出一個消息，凡投靠鄧家的人都要殺，彝人紛紛搬遷逃亡，東流西竄，一片驚慌。鄧秀廷得報趕來，金安仁和瓦札拉

職的人馬早已聞風退去。

鄧趕至瀘沽時，聞屯委會官兵已退。集合部隊訓話說：「劉主席是我們的長官，我們要擁護；二十四軍是我們的友軍，我們要親善；杜履謙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消滅；消滅的辦法，我可以派四把馬刀去西昌把他砍掉！再不然，我們把部隊拉到北山上比個輸贏！誰都知道，蔣團是我殺的，滇軍是我趕走的……」時西昌行轅一個專員在側，以目示意，制止。鄧不再往下說，靈機一動，宣布：「解散！」

第二天，在瀘沽召集鄉保、士紳會議說，諸位曉得，我姓鄧的從來都維護地方，我們這次從會理東區撤兵主要是沒有糧，其它不為別的，今後也沒有啥事。現準備買部份糧食，願意賣的，我們現錢購買。士紳們爭相報名，你賣五十石，我賣三十石。鄧叫二老婆呂仙付給銀元，點交時鄧站在旁邊一一過目，親自檢點，有時敲敲銀洋，聽聽音響，確認質量純真後，始交給賣主，鄉紳們多願出售。

杜履謙和鄧秀廷磨擦從此公開化。

### 靠攏中央殺三惡霸

杜履謙和鄧秀廷的磨擦愈演愈烈。一九四一年夏，兩家部隊在小廟為一件小事互不相讓，幾乎打起仗來，幸西康省參議會議長胡恭先回禮州探親，聞訊趕至勸解，始暫告平息。劉文輝這時也感到長此下去，終非了局。乘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負責人莫德惠到西昌之便，請就便調解，緩和關係。

莫德惠，曾任寧夏省主席、駐蘇大使等職，是國民黨中公認比較正派的人物。于赴昌途中經瀘沽時，會見鄧秀廷，作了長時間公開或秘密談話後，大體上明白了杜、鄧磨擦的起因、經過和現狀。在一次會上，向靖邊部官兵和冕寧士紳講話說：目前日本侵略，國難當頭，前方將士浴血抗戰，我們後方軍民必須團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持神聖的抗日戰爭，否則就有亡國的危險。他言詞懇切，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在座人無不感動。他要求大家化除成見，得到大家的擁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莫抵西昌。與張篤倫、杜履謙交換意見後，即請鄧秀廷到西昌與杜會面，雙方化除成見，停止敵對行動，共商治安問題。鄧到西昌，見到杜履謙時，態度謙虛，和藹而恭順，見人微笑、談話和氣，儼然下級對上級禮貌，使莫、張深為嘆服。經過一個星期的醞釀討論，個別交談，最後統一了意見，公開達成七條協定，其中主要四條是：

1. 杜、鄧雙方立即停止武裝衝突，各自撤到原駐地點。彝兵遣散回家，趕種莊稼，彌補耕地荒蕪損失。所有衝突期間造成的傷亡、消耗等善後問題，各自作適當處理。
2. 凡是鄧方從前奉命剿辦、遷移出境的各黑彝家支，由屯委會設法指定地點安置，從事生產，過正常生活，不得返回原地。
3. 靖邊部和屯委會的力量，都是抗戰後方不可缺少的武裝，應化干戈為玉帛，開赴指定地點，嚴守崗位，維護交通治安。

4. 鄧部糧食、餉款，由中央負責解決，仍由二十四軍代領轉發。經莫德惠調解後，表面看來問題是已經解決了。杜履謙依然故我，耿耿於懷，仍處處掣肘。鄧亦針鋒相對。不久，先後發生了三件事：

1. 周世方被刺，兇手不知是誰。拖烏區長周世方，能說會道，精明幹練，為屯委會杜履謙心腹，被任為拖烏區長，含有控制寧雅大道，監視冕寧北部彝區任務，鄧秀廷十分嫉恨。一天傍晚，周世方從外面歸來，正在洗腳，突然從窗外飛來一槍，應聲倒下。周圍人員驚覺趕至，兇手不知是誰。這天下午，鄧在瀘沽公館閑談時，無意間冒了一句：說是周世方死球！自感失言，忙用別話岔開離去。第二天下午，消息傳到瀘沽，鄧已回甘相營去了。據親信說，鄧為此花了五百塊鋼洋。
2. 殷海亭死於非命。殷海亭，大邑縣人，與杜履謙同鄉，袍哥大爺。被杜履謙招來，在西昌成立「大同社」袍哥組織，吸收西、德、會、冕、越、兩鹽的流氓、地痞、土匪、惡霸、下級軍官，無知惡少，形成一股勢力，橫行鄉里，危害社會治安，羣衆憤恨已極。殷常以二十四軍四一旅少校副官名義，為杜履謙等武裝販運鴉片。在杜秘密授命保安隊、張青岩團於德昌一帶攔阻鄧部歸路時，殷的袍哥隊伍分布在馬道、瑯山一帶，鄧懷恨在心。

一九四一年夏，蔣中央為監視劉文輝，鞏固在西康的統治，以禁烟禁毒和維護東西公路安全為由，特派嫡系宋希濂的七十一軍三十六師師長

李志鵬率部隊從潼南進駐西昌，以該師一〇六團駐瀘沽，扼守西昌向外通道。該師路過瀘沽時，鄧秀廷表示恭維，大辦招待，官兵皆稱滿意。由此建立了關係。

同年十月十一日，成立寧屬清鄉分區司令部，李志鵬兼司令，鄧秀廷為副司令，負責寧屬禁烟緝私工作。殷海亭從鹽源購得鴉片十多背（每背重約五十市斤），避開三十六師的檢查，過雅礮江從三壩翻越牦牛山進到冕寧北路樟木溝時，被羅洪家黑彝獲悉，暗報鄧秀廷，鄧指使彝人出面，將殷海亭私運烟土全部攔截，槍奪去，人放走。殷回到冕寧，在一家旅社住下，派人到瀘沽找袍哥大爺曾華軒從中斡旋，剛接上頭，即被鄧察覺，與駐在瀘沽的三十六師一〇六團團長熊正詩密商後，由熊將會扣在團部。曾即托人向鄧報信，請鄧出面向熊團長求情釋放。鄧不見面，傳話給來人說：這是中央的事，如能把殷幹掉，保管沒事，還有官做，如不這樣，鄧就不管。曾華軒無可奈何，默默點頭。暗派侄兒曾國興到冕寧旅社找到殷海亭悄悄說：事情已有轉機，曾大爺（曾華軒）在馬房溝河邊等你，叫兄弟我來請殷大爺到瀘沽面商，事宜機密，現在就走，不用帶人，護衛問題，由兄弟負責。殷海亭信以為真，只帶貼心祝興順一人隨行，三人於黃昏時出城。殷不慣步行，到馬房溝（現冕寧巨龍）已近半夜，過了安寧河，來到白土堡與高山堡之間的烟茬沿土埂邊，殷筋疲力竭，坐下喘氣。這時熊正詩早已派了一個連形成包圍圈等待。曾國興環視左右，乘殷無備，從背後一槍，將殷海亭擊斃。槍

聲響，隨殷同行的祝興順知有埋伏，就地一滾，沿安寧河岸邊溜走。同大邑，向劉跋大爺訴說，派來二人，住在瀘沽二十四軍營部內，秘密觀察曾華軒行動規律，這天，乘曾不防，將會斃擊於西街頭後，以袍哥人口氣給鎮長謝文丹丟下一信，揚長而去。

3. 瓦札拉職被親信弁兵殺害。瓦札拉職漢名萬紹興，黑彝，冕寧縣森榮鄉蜀東村人。一九三八年被冕寧縣長選拔，參加劉文輝辦的保甲人員訓練班後，一九三九年隨劉文輝到西昌「南巡」。六月十四日，劉文輝一行從城西出發，鄧秀廷前往迎至甘相營。言談間，鄧發現劉文輝對寧屬彝務情況了如指掌，暗暗吃驚。劉到甘相營後，第一天接見黑彝，第二天接見白彝（含「四十八甲」頭人），都是瓦札拉職當翻譯，鄧恍然大悟。趁劉不在面前時，用彝話對瓦札拉職說，我們是本地人，要維護本地人，不要維護外人，你到靖邊部來，照樣有官做。并由羅阿牛以私人名義殺羊招待，進行拉攏。瓦札拉職宣傳劉文輝「三化政策」好處，對鄧家的拉攏不置可否。屯委會建立後，瓦札拉職由小隊長提為彝務大隊長，隨普昭彝務指揮金安仁住昭覺，成為劉、杜培養的骨幹和親信。因對鄧部團長羅阿牛的搶劫不滿，飛機號召彝人和鄧家對着幹，雖未捉到羅阿牛，也算出了一口氣。還向杜履謙建議，將普雄區遷到甘相營附近，以進一步削弱鄧家勢力。鄧憤恨至極，非除掉不可。

瓦札拉職也知道鄧的殺人手段，處處提防，選用自己親戚又與鄧家有殺父之仇的羅洪瓦渣惹為貼心弁兵，隨侍左右。鄧指使羅阿牛秘密派人對羅洪瓦渣惹威脅利誘，令相機刺殺瓦札拉職。許以事成之後，籌謝鋼槍十支、白銀一千兩，還允許將過去被驅逐的該支黑彝遷回原地居住。如不幹，謹防腦袋！羅洪瓦渣惹一口答應，暗作準備。這天夜裏，瓦札拉職住在林菁地（村），鄰村狗吠，羅洪瓦渣惹借機出去巡邏，試放了一槍。回到住處，見瓦札拉職正熟睡，機會到來，一槍打死後，轉身就跑。夜間不辯方向，次晨逃到巴久宛惡地方，被瓦札家人抓住，氣憤之下被瓦札拉吉等用蕨草將他活活燒死。兇手已死，何人指使，死無對證。尸體抬到西昌火化時，杜履謙說：「仇殺！」鄧秀廷此時在甘相營取出鋼槍、白銀酬謝，兇手已死，發給親戚、家門，以表示「信用」。

三個親信先後被殺，杜履謙威信掃地。投靠屯委會的黑彝們不寒而慄。劉文輝深怨杜履謙不會處事。又值貪污東西公路七十萬元無恤費，被省參議長胡恭先揭發，劉不得不撤走杜履謙，另用財政廳長李萬華以副主委名義主持屯委會工作。

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從到西昌就看中鄧秀廷這支地方勢力，他知道自清代以來，凡寧屬統治者都以掌握彝人的程度來決定其統治的是否穩固，千方百計將鄧拉向自己一邊，挖劉文輝牆腳。先是委鄧為行轅中將參軍，繼又派政治部主任張敦品到甘相營為鄧出謀劃策，只要離劉文輝靠蔣中正，保證名義地位、糧餉、軍械一應辦到。後得知鄧秀廷膝下有女兒德芳，愛如掌上明珠，

又派張敦品、劉華冕等前往探聽口氣，語言誘導。事被劉文輝偵知（劉派到鄧部的參謀長謝毅東長駐鄧部），即托省參議長胡恭先借訪鄧談務為名，探問此事。鄧如實相告，深感左右為難。胡借機諷諭說：你和劉文輝關係深遠，如允了張家這門親事，他人說你「賈主求榮」怎辦？鄧亦有感於此，沉默不語。張篤倫亦不急於求成，仍對鄧表示關照，加強聯絡，暗中窺測方向，擴大劉、鄧矛盾。鄧秀廷打蔡三老虎，行轅派剿匪專員隨帶一個排重機槍支援。當偵知杜履謙、瓦札拉職歌乘機襲擊甘相營時，即將情況密告鄧妻呂仙，以示關注。當得知鄧採用手段對付殷海亭等時，暗中慶幸加緊拉鄧步伐。

鄧此時深感靠劉文輝無望，必須尋求新的政治靠山，整軍經武，壯大自己實力。電請滇西抗日軍司令宋希濂放回參加滇西戰幹團的西昌、冕寧籍畢業生回任鄧部基層軍事幹部；宋希濂電成都軍校建議選派一名西昌籍畢業生回鄧部擔任職務，饒緒鎮（親戚）被選中到鄧部任少校參謀兼護衛大隊附，負責正規軍事訓練和秘密與行轅的聯系，積極向代表蔣中央的行轅靠攏。某天，張篤倫面示饒緒鎮，囑鄧「耐心等待，水到渠成」。鄧聽到時，表情嚴肅，點頭不語，并囑咐不許透露。秘密準備了八寧屬彝族戶口調查報告和歷年被劉文輝挾制情形的兩份材料，先由張篤倫、張敦品分別與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商震、侍從室三處處長蕭贊育、軍委銓敘廳主任劉詠堯聯繫、掛鈎後，派饒緒鎮攜帶材料和私函由甘相營出發去重慶投遞後等候。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下

午四時，由軍委辦公廳主任商震引進，在委員長辦公室晉見蔣介石，蔣態度嚴肅，語氣親切地說：「鄧司令的報告和戶口調查看到了，很好，回去轉告鄧司令，今後有什麼問題可找行轅張主任商量，有問題慢慢解決，把後方治安搞好。」晉見前後不到十分鐘。饒將蔣的指示回報張篤倫、張敦品、鄧秀廷，都表示按指示辦理。後因抗戰形勢緊張，未獲結果。

### 愛將凋零不久病終

鄧部團長羅阿牛搶劫肇事被瓦札拉職率彝人擊敗，並不認為是自己過錯，推卸責任，理直氣壯地對鄧秀廷說，這次打輸，主要是「四十八甲」人馬作戰不出力，我看出來了，這些人不可靠，遲早要跟黑彝跑，不如趁你還在，賣他幾個銀子。鄧不置可否。羅阿牛放出風去，普雄、美姑等地默銀前來買娃子，你買我就賣，將「四十八甲」中那些從各地俘來的「不可靠」的安家、呷西娃子，或兩三戶，或四五戶一羣一羣地賣去。上行下效，一些頭人也照樣行事。一時之間，買賣娃子成風，「四十八甲」彝人惶惶不可終日，社會秩序混亂。經弁兵克日達洛等冒死據實反映，鄧說我們賣的是那些零零碎碎的。沒有親戚管的才賣；有家支的，我們不賣。後雖稍有收斂，鄧在白彝中的威信已大大下降。

一九四二年起，鄧負責冕寧彝區錘烟。辦法是平時不過問，到烟花怒放，臨近收穫時，派出大羣副官和政工人員宣傳烟毒之害，虛張聲勢，有時也將種烟人抓幾個關起，做做樣子，待風聲

過去，將關押人員釋放。有時將劣等鴉片當眾焚毀，暗將優質鴉片由親信弁兵從小路運回甘相營。某年將公路兩旁已刮淨烟汁的烟株鋤起，晒在路旁，值張篤倫路過遙見，還表揚鄧秀廷辦事認真。對此，西昌《新康報》曾多次報導。四月二十九日「鄧司令進兵挖古脚（今回龍鄉），督錘彝區殘存烟苗。」又訊「拖烏特區烟苗已開花結實，即將收穫，鄧司令分兵前往查錘云。」五月二十日報導，「冕寧西北烟苗錘淨，」六月十四日報導「鄧司令查錘大烟，冕寧烟苗根株淨絕，」十二月八日報導，「夷人不知國法，冕寧烟苗出土。」

甘相營從清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筑土城形成街道到一九四二年，仍為卵石鋪成，凹凸不平，冬春風沙彌漫，雨季泥濘難行。這年鄧秀廷下令沿街各戶各自鋸去一米左右檐口，拓寬街面，派兵從外地運來石灰，分放在各家門前，由各戶自籌瓦渣石塊，將街面捶成三合土地面，便利行人。

這年，因住在耗牛山格惹拉達的所各家和洛斯衣格家頭人支持祝兩家彝人與「四十八甲」人磨擦，鄧派羅大英、洪吉川、衣火拉合（何玉發），阿爾約呷（羅志清），向所各家和馬家進兵，燒房一間，械鬥中，鄧方死六人，所各家死八人，最後以所各家人奉命去打死祝魯瓦鐵、馬家徽槍七支，牛羊二百多頭，并保證不再勾結祝魯家與「四十八甲」磨擦了結。

一九四三年初，親侄第一團團長鄧德權病死，三月，彝務團長羅阿牛又病死，鄧聞訊悲慟，

掉了眼淚，派鄧德松前往料理後事。失了左右二膀，從此深居簡出，不多出門。是年底，羅大英借口解放溝姑羅阿莫白彝(曲諾)不聽話，私自出兵，將四十多戶白彝趕跑，弄回五、六百頭羊子歸來，給鄧二百頭。鄧聽之任之，亦不置可否。一九四四年夏，鄧秀廷參加了西昌行轅在瀘沽召開的「剿辦野夷高級軍事會議」。會議由張篤倫主持。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楊學端、劉元璋、李萬華、謝毅東、徐仲偉、賴執中、程冠珊、曹良壁等，省參議會議長胡恭元同禮州探親被邀請參加。由副團長練瑞成担任警衛，李慧昌記錄。張篤倫以行轅主任身分，大講普雄、布拖彝人四出搶劫如何可惡，剿辦「野夷」十分重要，且條件已經成熟，勢在必行，勝利滿有把握等等。

與會官員對前景看法很不一致。楊學端大捧鄧秀廷治彝功勞，提出以鄧部為主力，先打普雄，再打布拖，二十四軍全力支持。鄧沉吟良久始說，用不着支持，要幹，各打一處，我應付普雄，你們打布拖。會議決定成立「西康省寧屬剿匪總指揮部」。張篤倫宣布：蔣委員長指定由鄧秀廷任總指揮。劉元璋和李萬華雖有意見，也不敢反對。會後，張篤倫向鄧許願，你把普雄打下來，我保送你當軍長。此時鄧已病魔纏身，精神倦怠。會後回到甘相營，常到孫水河邊白楊林中散步，心事沉沉，留連忘返。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下午六時，病死於甘相營，時年五十六歲。鄧秀廷死訊傳至雅安，劉文輝立即來電，電報全文如下：

「李副主委(按指李萬華)立轉甘相營鄧夫人禮鑒：驚聞秀廷逝世，深痛於懷，身後一切，已由李副主委、劉元璋妥為辦理，儀式悉從隆重。今後府上家事及舊屬部隊，文輝負責切實保障。望稽節哀思，勉終大事為要。文輝，養(即二十二日——編者)。

鄧秀廷一生到此結束。

鄧秀廷死後，龐大的喪事怎樣辦理，靖邊部司令一職由誰繼任，劉文輝為何第二次「南巡」西昌，靖邊部怎樣進剿布拖，張鄧如何聯姻，為何兩次進兵普雄，靖邊部為何脫離二十四軍建制，鄧德亮怎樣駐步兵專科學校，孫鄧事件是怎麼一回事，等等，時間雖短，情況複雜，因不屬於本文範疇，從略。(全文完)

中外文庫  
之二十九

文史論叢 全一冊

謝 康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

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捌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